

現代文庫第三輯

丁文江先生

翁文灝等著



華夏圖書出版公司印行



9541 212 0001 9266E

現代文庫凡例

本文庫之性質爲中華百科全書之始基，將世界學術最新之知識，析爲數千題目，分請大學教授及各科專家執筆，內容注重精約，力求引人入勝，期於讀者極有裨益。現定每月刊行一輯，每輯十冊，每冊長約萬言，敬以富于權威之優良讀物貢獻于全國學校家庭機關團體及各圖書館。

華夏圖書出版公司敬啓

丁文江先生遺像

丁文江先生



本冊收集丁在君先生紀念文字九篇(一)「丁文江先生傳」係翁詠霓先生所撰，有油印本，其所撰英文傳記載于中央地質調查所刊行丁文江先生調查報告。(英文本，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出版)(二)「追悼丁在君先生」一文，係翁先生為中國地理學會出版之地理學報而作，載於該刊第二卷第四期，二十四年十二月。(三)章鴻釗先生撰「我對於丁在君先生的回憶」一文，原載於地質論評，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四)葛利普先生撰「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一文，由高振西君譯為漢文，原載獨立評論第一八八號，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五)中國地質學會所編輯之地質論評，曾出丁文江先生紀念號，(第一卷第三期二十五年六月)謝家榮先生有編輯後記，茲特錄出而改題曰紀念丁在君先生。(六)黃汲清先生「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載於獨立評論第一八八號。(七)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中央地質調查所刊行「丁文江先生地質調查報告」，係丁先生自民國二年至民國十九年在冀晉魯滇桂黔川各省實地考察結果，共七百六十四面，附插圖四十四，圖版四十五，黃汲清君有編輯後記，茲亦錄出另成一篇。(八)拙著「丁在君先生對於中國地理學之貢獻」一文，原載方志第九卷第二期，二十五年二月。(九)拙著「丁文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原載獨立評論第一八八號，茲已加以增訂。

張其昀敬識

三十七年雙十節

120380

丁文江先生傳

翁文灝

丁文江先生字在君，一八八七年生於江蘇泰興縣之黃橋鎮。先生自幼聰慧，十三歲時參加攷試，即已名列前茅，所作試卷暢論漢武帝開拓西南之功業，此種對西南所發生之特殊興趣，似已預示未來工作之重心，蓋其最重要之地質工作，均係集中於滇黔及鄰近諸省也。

二十世紀初葉，我國青年因念未來責任之嚴重，每多渴望留學海外，藉求深造。先生於一九〇二年東渡，是時在日之一部份中國僑民方醞釀革命運動，先生對此種運動亦深感興味，惟因鑒於中國當時所急切需要者為從事文化與經濟發展之專門技術人才，故復多方設法，於一九〇四年前往英國。抵英之初即埋頭於語言及普通智識之訓練，越二年始進入葛萊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之地質系，受教於格里哥萊教授(Prof. J. W. Gregory)之門。在入學葛大之先，先生於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間，曾旅行歐陸，對於法德語言亦得一學習之機會。

一九一一年先生畢業於葛萊斯哥大學，隨即啓程返國，船抵西貢，即舍船登陸，旅行於雲南貴州湖南諸省，並攷察其地理及地質情形，以為他日工作之張本。

一九一二年先生在上海南洋中學教授生物學，並於課餘之暇，編著一動物學教科書，內容甚為完善。一九一三年先生為北京政府之工商部邀任地質科長。當時地質科學在我國尚極幼稚，能作實際工作者更屬少數，先生有鑒於此，頗覺有訓練青年人才之必要，因即與章鴻釗先生共謀進行。一九一三年七月地質研究所(學校性質)成立，章任所長。而先生仍以大部份時間從事於野外工作，石家莊與

太原間之地質圖即於此時製成，此後對於山西省內之煤鐵與黃鐵礦，亦曾攷察多處。先生早期之地質工作得梭爾格博士(Dr. F. Solger)之助力甚多。此君爲一德籍之青年地質學家，曾在北京京師大學教授地質兩年有餘。一九一二年京師大學地質系停辦，所有設備全部借與工商部新設之地質研究所，先生原擬聘請梭爾格爲該所之主要教師，但卒因彼於一九一四年在青島爲日本當局所拘留而未果。是時余適自比利時返國，因即被邀在該所任教。

先生之主要工作係在雲南，彼於一九一四年二月行抵昆明，旋即在素以產錫聞名之箇舊開始工作。當時該地每年所產之錫總值約一千至兩千萬元，其後亦復屢有增加。四月間先生返抵昆明，但不久又出發滇東及滇北，行經富民、武定、元謀、東川、巧家、曲靖等縣，此外亦曾進入貴州邊境，並跨越金沙江而抵四川之會理。此次旅行迄一九一四年冬始告結束，足跡所至，無不儘量測製地質圖，並特別注意各地之礦產情形，旁及當地礦業及冶煉工業發展史料之搜集，同時彼並乘此時機對於當地土人作成若干人類學上之測量。

先生著有關於鑛產之論文數篇，以論東川銅鑛者爲主。彼於文中力言新舊採鑛與冶煉方法之不同，並竭力提倡新法採煉。自十七世紀末葉以來，東川銅鑛即爲我國銅產之主要供給，關係至爲重要，且自是以後，該鑛始終受中央及省當局之統制。

一九一四年終，先生返抵北平，地質研究所中之古生物一課遂由先生担任，蓋當時除先生外，尙無其他人選可當此任也。自是以後，彼所注意者爲如何增加學生實地工作之時間與機會，原定課程復重行排列，使野外旅行成爲必修，並擴大其範圍。在每次旅行中，均詳細指示學生如何觀察，繪圖及

採集標本等等，且任何工作先生無不以身作則。師生足跡所至，遍及數省，一九一六年夏各生復經分別遣赴指定區域工作，並須將調查結果著成報告。該所學生王竹泉謝家榮葉良輔劉季辰君等，畢業後均加入地質調查所工作，該所是時方改組成立，隸屬於農商部，先生被任爲所長。

先生堅主地質調查與地質教育應分別辦理，於是部立之研究所遂停辦，而於國立北京大學內添設地質系焉。章鴻釗先生及余均加入地質調查所，分別担任室主任，對於課務不復過問矣。

地質調查所之初期工作，著重於鑛產，其主要者爲煤鐵鑛，間亦及於錳鑛，對於早期之鐵鑛調查，農商部瑞典顧問安特生(J. C. Anderson)及丁格蘭(F. R. Tegelen)等貢獻殊多。余當時亦曾將全國鑛產情形作一節要發表，廣大面積之製圖亦於是時開始，北京西山地質圖說附有十萬分之一地質圖一幅，可作此項工作之例證，該圖係葉良輔君等所著，然先生實助其成。此外復計劃測製一百萬分之一全國地質圖，並先行刊印第一幅北京濟南區圖。自一九二〇年起，地質調查所復開始發刊地質彙報與專報，迄今未嘗間斷。除地質論文以外，對於鑛業亦另立專刊，第一次中國鑛業紀要即係先生與余所編輯，對於民國以來之有關紀錄與統計，無不盡量羅列。

一九二〇年先生隨梁啓超先生赴歐，乃得乘機與各國科學家相晤見，返國時並路經美國一遊。彼因鑒於我國之古生物及地質工作尙須加緊進行，乃邀請原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之葛利普博士，(Dr. A. W. Grabau)於一九二二年來華，任地質調查所技師，並兼北京大學教授。此外先生並推薦李四光君往北大任教。先生本人雖未與北大發生關係，然此古生物及岩石學等科之二次教授，皆係先生所羅致，其熱心於地質教育與事業於此可見。

此後古生物方面之貢獻與日俱增。且性質亦至關重要，先生乃創刊古生物誌，在一定標準之下，刊行各種有關論文，此一刊物不旋踵即已成爲世界上重要古生物文獻之一。

迨一九二一年止，地質調查所辦公室均集中於北平豐盛胡同三號，是年先生募款在兵馬司九號所建之圖書館落成，地質所之中心遂移至該處。當時地質所之預算極小，以之支付全部職員薪水尙每感不敷，故添建新屋及印刷刊物勢非借助捐款不可。

先生對於地質調查所之各項事務，固無不躬親處理，但野外工作仍未嘗厭倦。彼對魯南嶧縣煤田會詳加研究，並代中興煤礦公司計劃測勘工作，其後中興公司已成爲我國最發達煤礦之一矣。先生亦嘗住皖南江浙各地調查，著有揚子江下游地質專報，由上海黃浦疏濬局出版。在此專報中，先生對於揚子江下游之各種變化，曾加以解釋，並於海岸綫之進展速率予以估計。

地質調查所於研究我國主要鐵礦之際，所員某君曾於冀北（現爲察哈爾之一部）宣化龍關兩地發現錳狀赤鐵礦區，爲進行開發起見，乃有龍煙公司之組織，並在北平附近之石景山籌設化鐵爐，此一九二〇年事也。及龍煙公司組織成立，先生亦被聘爲董事之一，對於該處鐵礦及昌平錳礦之研究，貢獻甚多。

一九二一年先生受任北票煤礦公司之總經理，從事開發熱河東部之煤礦，爲專心致力於公司事務起見，先生自請改爲地質所名譽所長，並呈請任命余爲代理所長，負責處理所務。先生去北票以後，對於該礦之發展悉心籌劃，經兩年之籌備，每日產量竟達兩千噸以上，揆諸當日之資本與規模，實不能不歎其辦理成效之大也。

先生對於徐霞客極爲仰慕，徐爲十七世紀之中國地理學者，遊歷極廣，其遊記至今流傳，我國之能察知揚子江真正源流，並對於雲南火山現象及廣西喀斯脫地形，予以確切之解釋者，徐氏誠第一人。先生曾將徐氏歷年攷察之結果輯爲專書，并爲之傳，另附詳圖，載明徐氏所曾述及之各種地理情形，於一九二三年脫稿。此後先生亦曾致力於軍事材料之搜集，著有中國軍事近紀一書。

爲管理美國退還之庚子賠款，乃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之設立，先生於一九二三年被推爲董事，並爲地質調查所取得經濟之補助。一九二五年先生被推加入英庚款之諮詢委員會。但該時先生對於國內之政治興趣正濃，彼因鑒於科學研究與經濟建設工作進行之不易，頗覺政治上非有澈底改革不可，先生乃與孫傳芳氏發生關係，是時孫氏方任五省聯軍總司令也。一九二五年先生被任爲淞滬總辦，當時上海之會審公廨大權悉操外國領事之手，先生對於此項法權之收回，曾盡最大之努力，彼所表現之堅強意志與誠摯之談論，實足代表我國青年之新精神。此外市政方面衛生機構之創設，公用機構之改組，均出先生之計劃，實際上建設新上海市之整個基礎，已於此時大體奠定。當時北方之奉軍勢力強盛，屢欲取得蘇皖，先生則力勸其同僚在自己治內樹立近代行政。

一九二七年孫傳芳氏與國民革命軍作戰於江西，爲革命軍所敗，乃北走天津，求援於奉軍將領，先生乃辭職而去，是時江蘇省長陳陶遺亦係採取同樣態度者也。

先生卸職以後，全家生活頗感困難，幸賴友人之資助，始克維持，經短期修養以後，先生復於一九二八年前往廣西，遍遊各地，調查錫煤等礦。一九二九年先生與余合擬一西南各省之地質調查及製圖計劃，其大部份工作人員即由地質調查所派遣，先生本人亦自領一隊，由重慶入貴州省內工作，

其用費則係前鐵道部孫部長哲生所發給。另有一隊由趙亞會君領導，自四川之敘州前往雲南，但不幸於滇北之鬧心場趙君遇匪被害，此事對先生爲一莫大之打擊，蓋趙君實一最有希望之青年地質學家，且爲先生所最賞識者也。先生受此打擊，其在貴州之調查工作仍復進行不輟，並南行至桂省邊境，詳細觀察其富于古生物標本之古生代地層。先生此次之調查工作，實爲其畢生最精彩之一部，其原因蓋由於工作方法之成熟，與各地地層知識之增加，而最主要者仍因其本人當時已決定重致其全力於科學工作是也。是時助理其工作者爲黃汲清王曰倫二君，黃君並單獨前進至貴州西部調查，至於測量工作則有曾世英君爲助，若干地點之經緯度均係曾君所測定。先生從事野外工作約一年後，即返抵北平，對於所製地圖及剖面細加研究，并將其調查地質之結果與葛利普黃汲清尹贊勳俞建章計榮森諸君討論，其與古生物學理論上之聯繫，先生所領導之此項討論，對於其他科學工作者爲一莫大之鼓勵，並使彼等感覺自身工作之富有趣味。先生當時曾立意將所有調查雲南貴州及廣西之地質與古生物材料重加整理修正，由地質調查所出版。

當此之時先生對於其他各種研究仍不斷進行，川廣鐵路計劃草成以後即開始中華民國新地圖之編纂。該圖後由申報館出版，以紀念其六十週年。先生并曾計劃編著一自先史時代敘起之中國通史，此種工作迄未完成，但其性質已可於陳衡哲氏中國論叢中所輯之先生論「中國文化之產生」一文內察其大概。在該文中先生竭力說明中國文化之真實演化與進步，適與一般舊派見解認爲中國之成就多集中於古代者相對立。此外彼并企圖對於中國人種之體格作一比較研究，所獲材料除本人搜集者外，並羅致他人材料甚多，已據以作成若干比較表。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先生任教北京大學，担任地質學通論之教授，在此課程中彼努力說明中國地質之特點，藉以解釋各種侵蝕沈積火山地震諸現象。先生并親自率領學生作野外旅行，所有地質問題均就地商討，當時任助教者如高振西趙金科二君，均深受其感動，決心繼續致力研究工作。

一九三一年九月東北事變發生以後，中國內部亦叠受其威脅與騷亂，當時住居北平之一般愛國人士，目擊時艱，無不憂心如焚，咸感對於時局眞象有確切明瞭之必要，且一般輿論亦正需要公正之領導，於是胡適先生等乃創辦獨立評論週刊，先生爲撰關於日本政治財政之論文多篇，均經陸續發表，此外該刊並登有先生一九三二年六月至一九三四年一月間之漫遊散記，內容述及第一次雲貴之遊，以及旅行太行山箇舊錫鑛東川銅鑛及觀察滇省及川南之士著所獲之印象，并對金沙江亦略加敘述。在此散記中先生力避談論地質，但其價值并不因此而減，蓋其對於各種地形鑛業以及人種等方面透澈精闢之觀察，殊不可多得也。

一九三三年先生赴美參加在華盛頓及紐約舉行之第十六屆國際地質學會議，並提出論文兩篇，根據我國最近觀察之結果，討論石炭紀與二疊紀地層之分割，以與他國典型剖面相比較。會議完畢以後，先生復前往歐州，去英拜訪其母校葛萊斯哥大學，去瑞典訪晤其舊友安特生，并去蘇聯以大部時間研究地質構造與工業發展，先生并得蘇俄地質鑛產測勘所之助，前往巴庫油田及其他富有科學及經濟興味之處所參觀。先生旅蘇遊記之一部曾在獨立評論發表，從其遊記中可知先生對於蘇聯方在進行中之偉大改造及建設事業，印象極深，并對於此類工作之卒能完成，深致讚美，蓋多數工作在開始初期均須有相當之犧牲，而其結果則莫不於全國永久之福利有所貢獻也。此外先生亦嘗爲文刊諸天津大

公報，主張國家應力求統一，經濟建設應受政府統制，以及政府應有堅強政策以求建設，雖喪失領土亦所不惜等等，其結論亦嘗明言徒有表面之經濟建設并不足恃，必須先有一堅強之政治基礎，欲立此基礎，則具有近代智識及判斷力之人才實不可或缺者也。

先生返國以後即爲中央研究院邀任總幹事，先生將北大課務結束後，於一九三四年夏就任新職，其在院中工作頗爲蔡院長所信賴，并極得諸同人如傅斯年等之協助，自此以後先生乃移居南京。

中央研究院爲先生最後服務之機關，到任伊始，即設法減縮一切普通開支，并將預算重行分配，以期適合各研究所之實際需要，彼并特別推進西南人種語言及沿海生物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評議會亦因先生之力而迅速組成，其構成份子均爲中國之著名科學家，每年開會一次。

先生任職中研院時，爲尊重學術機關起見，竭力避免在其寫作中發表任何明顯之政見，個人亦完全停止有政治意見之行動，但對於中國科學工作之改進與協作，則無不竭盡最大之努力，同時彼并設法了解中研院各所工作之特徵與方法，以便更謀組織上之改進。化學研究所即在此時改組，由莊長恭君担任所長。此外先生對於工業上之研究，亦絕未忽略，如倡導浙省鑛之試驗是也。

同時先生對於西南土人之言語，亦頗致力研究，所著之鑛文叢刻，即係收集土人之文字加以漢文釋義，於一九三五年出版。

一九三五年地質調查所遷至南京，中國地質學會新屋亦行落成，先生決定爲中研院總辦事處建造新舍，俾對各所事務更易管理，且亦可將散置各所之圖書集中一處。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鐵道部委託先生查勘湘潭煤鑛，以爲粵漢鐵路供煤之用，同時教育部亦請

先生在長沙附近代清華大學覓一校址，先生應命前往，并開始研究衡山地質，不料在衡陽時竟中煤毒，當即由人護送至長沙湘雅醫院治療，然醫藥罔效，於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溘然長逝，享年四十有九。

先生所任職務，除以上所舉者外，尚有中國地質學會會長，倫敦地質學會外國通訊員，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古生物誌總編輯，南開大學董事，及協和醫學院董事，同時先生亦為鋼鐵公司籌備委員會之常務委員，在去世之前并已完成若干工作。

此傳之作甚感材料不足，遺漏在所難免，因先生之興趣甚廣，其在科學經濟行政及政治方面之活動，亦甚繁複也。本文之用意不過略示輪廓而已。先生才識敏捷，聰慧過人，故對於任何思想與事實之要點，均能迅速把握。先生為一真誠之愛國者，並極富熱誠，凡所任事無不盡力以赴。先生對於後進青年之鼓勵，亦復無所不至，在其領導下之青年，每能立定意志，從事一生之事業。先生信仰科學至篤，凡不合科學之一切思想及方法，均極端輕視，因此先生從不請教中醫，即在旅途中患病亦絕不破例也。先生生性極富政治興趣，但從不盲從任何主義，彼所堅決主張者為政府應有良心及愛國心之好人，此種「好人政府」之思想，為先生及胡適君於一九二四年所提倡，所謂好人者先生之解釋亦甚注重廉潔及品格，此點先生奉行維謹，故身後遺產僅有數千元之存款，其夫人生活尚須依賴保險費之收入也。

先生之語言天才甚高，彼之富於興趣與熱心之態度，使中外人士均極願與其交往。先生對於科學方面之寫作極為審慎，除非全部已確信無疑者外，絕不輕易發表。因此先生所搜集之地質材料大部份

均未發表，而此項材料多遠較其已發表之初步報告爲佳，其所以遲不發表者，一部份之原因亦由古生物方面之研究未能竣事之故，在此情形之下，甚盼先生之友人能將其野外調查紀錄圖稿及剖面，細加研究并整理之，

先生一九一一年結婚，無子女，有一兄五弟，其遺囑係在死前一年所立，內中說明所遺之金錢產財均分贈其五弟，其妻之生活費則取給於保險費之收入，至於書藉則大部捐贈地質學會，彼并希望死後一切從簡，營葬地點應在逝世地點，佔地且不應超過半畝，凡此各點均經照辦，故先生之墓地即擇在長沙岳麓山之左家壩安葬焉。

追悼丁在君先生

翁文灝

在君先生的死是中國的大損失，『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人才如此難得，像在君先生的人中國能有幾箇？

在君先生是開始中國地質學工作之一人，他的功績特別是在實行野外調查，在這一方面講，他是中國地質學界惟一的人物。他在歐洲畢業後便從陸地經過雲南回來，進了農商部使專心做他的實地調查工作，做地質調查所所長的時候，每年總有很長的時間在外考察，在地質調查所及北京大學教書的時候，不但以身作則實地旅行，而且堅決主張全體學生必須做一定實地工作。地質彙報第一號中，在君先生序文首列德人李希霍芬書中的話，他說『中國學者只知安坐室內不能吃苦登山，所以他種科學或能發達，惟有地質學中國人決不能做，』在君先生接下便說，現在我們已證明此話並不可靠了，中國地質學者登山涉水的工夫並不讓人。這種工夫的養成全出在君先生熱心提倡之力。

近年來在君先生做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他的工作第一在促進各研究所切實研究，把不能工作的人撤換了，把能工作的人請進來，而且與他們商定應解決的問題，應進行的步驟。第二在詳實規定各研究所的開支，各所的預算很真實的按照他們一年度應做工作之必需數目來規定，省下來的錢用以舉辦以前未做的工作，其結果是工作加多而開支減少。他並成立評議會，實際完成了全國科學院應有的組織。做這種事不但要熱心毅力，而且要有充份的專門科學的智識與經驗，在君先生死去之後，我想要找相當的繼任人一定是很不易的。

在君先生的知識並不限於地質學與地理學，他對西南諸民族會自行測量，他對全國人種會搜集最完全的材料，他曾編動物學教科書，他也會想用科學方法寫中國歷史，他真有極廣博的知識。在君先生不但是科學家，而且是事業家，他會做北票煤礦公司經理，用極少數的資本，能開採很多量的煤，國內煤礦極少能比得上的。他會做涇滬商埠總辦，收回司法權，「提倡公共衛生，創立大上海市的計畫，後來市政府的規模有許多部份都由那時開始。他對於中國的礦業交通以及軍事都有很深的研究，而且他的知識，特重事實，不託空言，這都從他的著作中可以證明。

在君先生對於政治是很熱心的，在這樣困難的環境中有志之士努力奮鬥，本是當然責任。但是他的政治運命太不幸了。像他那樣實事求是的人物，當然凡事都從實際上去做，一切虛名是不足計較的，但正惟如此，會使他受了多少極冤枉的誤會。近來幾年國勢愈危，他心中的悲痛自亦愈甚，他不但日夜不倦的爲他小範圍以內的職務努力，而且更不斷的考慮國家的出路與民族的生命。我會聞他對青年朋友痛說：『有知識的人應刻苦用功，要有成績的貢獻，而且要有規律的人格，國家或亡，但我們必須留下不可亡的國民。』他又歎息政治的太不澈底，因而很矛盾的說政治生活是幹不得的，因爲不能凡事誠意的做。聽了這種感慨正可想見他心中的非常痛苦。字林西報會爲他特著一篇論文，題目是『一箇真愛國者』(A True Patriot)，這是在君先生最好的諡號。

在君先生留給我們的不是領導的能力和模範的人格，而他本身所做的科學工作，也有極偉大的成績。他遊跡所及範圍極廣，在滇黔桂諸省尤有詳細研究。他對於西南諸省地質地理和人種學知識的豐富，在全國很不易有人能相頡頏。他已出版的著作雖已甚多，但與可出版而尙未出版的材料相比

較，那便真正太少了。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因著作總是自己寫的好，即使我們能將他的遺著整理發表，（當然我們一定要做的，一息尚存此志不忘。）如何能及得他自己做的呢。所以未及充份發表者，實因在君先生對於科學文字看得非常重要，他必要將各種問題研究得澈底明白毫無疑問方肯下筆，而且又特別講究繪圖的精密，地形地質都一絲不能苟且，如此慎重當然出版不易很多了。這種辦法在中國科學界出版太濫的時候，却是一種很好的反劑。

在君先生在中國地質學界中無疑的足稱先輩，不但他的工作開始較早，而尤在他對於其他人才援引甚力，指導特殷。我們試追想他會如何費力荐李四光先生做北大教授，如何用心做西南地質調查計畫使趙亞曾先生等分途進行，如何極有見識的堅持黃汲清先生在瑞士必須做構造地質的實地工作，但不要在遠遠地方寫一知半解的中國地質論文。他有用人之明，他更能用人之長。

在君先生待人是頂好的，不但鼓勵青年努力為學，即對其朋友都是忠誠膺攀，毫無假飾。他希望他人好好的做人與他自己的期待一樣，他人如做錯了事，他總是直言相告，和他交情愈厚的人他說話也愈直爽，『益友直諒多聞』待人固當如此，這正是他最忠實的地方，也最足以感動他人，所以他的好朋友特別多，特別愛他，聞知他死的消息，一定有許多人要墮淚，要悲悶，要歎息中國失去了一個極好的人才，不但平時與他要好的人如此，即是平素與他無甚深交的人也會有同樣感想。

我對於在君先生平時所希望的，一是把他自己調查的地質地理與人種的知識，都繪圖加說的寫出來。二是能有機會為國家做幾種真正的事業。現在這種希望盡成空了。但是只他已寫的文與已做的事，已給我們極大的貢獻與極好的模範。

我對於丁在君先生的回憶

章鴻釗

我真不解世界上有這樣無窮的缺憾！何止我們的世界！小的如原子，大的如宇宙，其他一切一切，一樣充滿着缺憾。我才知道原來一切一切都是缺憾造成的！沒有缺憾，便沒有原子，沒有宇宙，更沒有其他一切一切。我聽到丁在君先生的死，我只有歎一聲：人生只是一個缺憾而已！

我又想：這話似乎太空洞，太偏重情感了。其實我們的感想，和感想所繫的對象，不是完全一致的，有時適得其反。我們對他愈感覺得缺憾，愈顯得他沒有多大缺憾。原來一切看法，是相對的，所以我也不必說丁先生是怎樣一個完人。有人說：丁先生這個人，只有外國人認識得最真。這也未免重外而輕內了。丁先生對於外國科學，是絕對崇拜的，對於外國人的評論中國人的話，一大半要立刻駁回的。所以我們也不必專依外國人的眼光來看他，不如合各方面的輿論來看他。據我所聞：至少大多數總對他說一句「是國家可惜人」。古人說，「蓋棺論定」試問到了最後，會有幾人博得這樣歎息聲呢？依我個人的看法：丁先生雖然帶着許多外國式的習慣，就內性上說，他完全是從中國社會裏陶冶出來的一個優良份子，他的稿做了忠恕兩個字的實行者。說得稍稍明瞭一點：他處家庭，純乎友愛；他待朋友，純乎真摯；他為學真肯虛心，但也最不肯讓人；他辦事真有大度，而又最肯負責。要是給他一個機會，讓他在固定的地位持久放手做去，總可以得到優良的成績，尤其在開拓的方面。我暫且不講別的，只就他的地質工作回想一想，也可以明白了大半。

丁先生的地質工作，要從何處說起呢？記得民國元年他在上海南洋中學擔任教課的時候，我正在

南京設計一個地質研究所。但擬好章程，還未試辦，南京臨時政府便在那一年的初夏整個兒移到北京來了。民國二年，丁先生到了工商部，便借着北京大學的舊址，首先開了一個地質研究所，於是中國地質學界的雛鸞竟呱呱的出世了。丁先生偏偏不肯居功，硬要根據舊案，堅決邀我去承辦；他又是知道我一點古怪脾氣；不肯無故去喫人家的現成飯的，便悄悄的攜着隨身行李，跑到雲南調查地質去了。這是何等雅量！到了第二年的秋季，最感困難的，是請不到一位古生物學的先生，除非丁先生回來，才可以擔任下去。丁先生的古生物學，雖不像現在北京大學教授葛利普先生那樣專門，但他是一位富於生物學知識的地質學家，對於這門學問，也頗感興趣，所以在當時我們的範圍內也是求之不得的了。丁先生也預料到這一層，便早早從雲南趕了回來，毫不躊躇的擔承了這個講座。原來地質研究所是爲養成地質調查人才而設的，實地訓練，又是最緊要的一件事。丁先生便首先倡議：每一星期必由教員率領分組實地工作一次。因此我們也得着分頭參加的機會，環北京城外數百里間，斧痕屐印，至今還處處可尋。實地歸來，每組必須提出報告，歸教員負責審查指示得失。所以地質研究所畢業諸君在當時已能人人獨立工作，那第一部「北京西山地質誌」就是他們東方破曉的第一聲。中國的地質調查事業，也算在那時踏上了機能發動的階段。要不是丁先生那樣努力，後來那個地質調查所，還不知道要遲到民國幾年才成立得起！

到民國五年，地質研究所快結束了，丁先生便和北京大學當軸商議，恢復一個地質學系，（前清末年開辦後來因故停辦），一方面建議農商部，開辦地質調查所。於是學校方面專管教育，政府方面專管調查，雙方並進，專材輩出，事業愈集。一面又擬設一個中國地質學會，網羅不少中外專家，研

究工作，因之大進。馴至今日，中國的地質學界便躋到了有聲有色萬流景仰的地位。誠然，這種艱難締造的事業，譬如一座大廈，不是獨木支得起來的。前前後後許多地質學者相互不斷的努力，都是值得稱頌的，但要回想到筭路藍縷披荆斬棘的時候，便不得不推了先生爲第一人了。

丁先生對於地質教育，是自始至終不遺餘力的。現在地質學界同人，無論是地質研究所出身，或北京大學出身，都會經直接或間接受到了先生的薰陶和訓練，常常接着正大崇高的模範，所以個個養成了一種忍勞耐苦自強不息的精神。中國的地質事業，所以能日新月異，力爭上游，大放異彩，這要算是根本的根本。莊子說：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丁先生傳下來的薪火，一定也是無窮無盡的。現在他的及門高足，或是私淑弟子，散布在國內的，像南京中央大學，北平北京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實業部地質調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兩廣地質調查所，貴州地質調查所，和其他實業研究機關，到處都有，都在那裏振刷精神，埋頭苦幹。我誠懇的希望諸同人能把這種堅忍勇敢的精神，永遠維持下去，也就是對於丁先生留下一件最寶貴的紀念品，要比空空洞洞的紙上宣傳，或者立碑造像，還要加倍光榮，什陌美麗，千萬實在。

大家都知道丁先生除了地質研究所和調查所的開棚工作外，也曾經做過上海南洋中學北平北京大學的教授，又做過北票煤礦公司的經理，還做過淞滬商埠總辦，最後又擔任了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誠然，丁先生對於各方面都有相當的興趣，或者也許一時出於不得已的辦法，但是丁先生無論走到何處，總是對於他唯一主管的職務，立定脚跟，專心壹志去埋頭苦幹的。所以到一個地方，就有一種成績做出來，使大家滿意，還能使大家感動。丁先生不單是肯負責任，並且對上對下都不客氣，就是他

對自己也是一樣，所以無論那一個機關的人，被裁也好，被留也好，新請來也好，總覺得他沒有包藏一點私心的。他在職一日，總是盡職一日。要是有一天到了環境不許可的時候，他唯一的辦法，只是舉賢自代。民國二年他把地質研究所交給我負責，十五年把地質調查所交給翁詠霓先生負責，這都是從他的責任心表現出來的事實。我現在不能把丁先生一生的經過歷完全寫到這篇文章裏去，只能把他個人對於地質學方面的工作和貢獻，概括的敘一敘。

講到地質調查工作，丁先生真是一個絕好的青年模範。他是最富於活動性的，所以並不見得絲毫勉強；要是教他老坐在一間屋子裏，做一個口講指畫的導師，也許他反覺得不十分舒服。講得科學化一點：丁先生是慣把他所有的靜能都化作動能去用的；誠然，靜能和動能合起來，原是一個常數，但丁先生天賦的靜能已比常人大。所以化作動能後做出來的工作，自然也要比常人多。他還能推動他人的靜能，一樣化作動能去運用，這就是以身作則的效能了。丁先生既有這種天賦本能，所以他歡喜做實地工作，生平調查經過的地方，單在國內，也有十餘省之多；尤其在絕遠險阻，交通供給都不便利的地方——像滇黔川桂一帶，前後出入不知道經過多少次，大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氣概。西南方面今日所得到的材料，無疑的要推了先生搜集的為最多；其餘地理地人文種族語言風俗等等，丁先生無一不感興趣，無一不加上相當研究，所以對於西南各方面的認識，也要推了先生為最豐富的最科學的了。現在先把他前後調查經過的路綫約略在地圖上描寫出來（圖從略）「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這也不過留得他一點雪泥鴻印而已！

丁先生關於地質方面的著作，已出版的約有二十餘種；但他生平最大努力的工作，就是西南方面

地質研究的總結果，至今還未曾發表，這是最可惜的，誠然，後來也會有人把他的遺稿整理出來，像現在翁詠霓先生就是最熱心的一人，其餘同人繼續在那方面工作的也還是不少，也許在不遠的將來就可以完成丁先主的遺志的，不過我們已經望眼欲穿，萬分的懸念着。現在姑先把已經發表的僅僅關於地質方面的著作寫在下面：

- 1 正太鐵路附近地質礦務報告書，農商公報民國三年出版
- 2 Tungchwanfu, Yunnan, Copper Mines: Far Eastern Review. No. 6, 1915.
- 3 The coal resource of China: Far East. Rev., vol. 13. No., 1. 1—4. 1916.
- 4 China's mineral resources: Far Eastern Rev., 80—3, 1919.
- 5 (張景澄同作)直隸山西間蔚縣靈陽原煤田報告，地質調查所地質彙報第一號 1919.
- 6 Report on the geology of the Yangtze valley below Wuhu: Whangpoo Conservancy Board, Shanghai Harbour Investigation, Series 7, rept. vol. 1, 1—84, 30 figs. Geol. map. 1. 1919.
- 7 揚子江下游最近之變遷——三江問題，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年刊第一期 1921.
- 8 (翁文灝合著)第一次中國礦業紀要(民國元年至五年) 1921.
- 9 The tectonic geology of eastern Yunnan: Congress Geol. Intern., 13me Session, Belgique, comptes rendus fasc. 2. 1155—1160. 1922.
- 10 京北昌平縣西湖村錳鑛，地質彙報第四號 1922.
- 11 Note on the Gigantopteris coal series of Yunnan in A. W. Grabau: Stratigraphy of China, pt. 1. pp. 390-391. 1923.

- 12 Geological sections on J. G. Andersson: The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 Mem. Geol. Surv. China. Ser. A. No. 3, 1923:
- 13 The training of a geologist for working in China (presidential address)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3, No. 1, 9—11, 1924.
- 14 and Wong, W. H. On the nephelite syenite of Maokou in Huili district, Szechuan (abst)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4, No. 1, 9—11, 1925.
- 15 and Wong, W. H. Ten years work of the 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4 pp. 1925.
- 16 中國官辦礦業史略 1928.
- 17 外資礦業史資料 1929.
- 18 The orogenic movements in China: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8, No. 2, 151—170, 1929.
- 19 On the stratigraphy of the Fengninian system: Ibid. vol. 10, 30—48, pls. 2, fig. 1, 1931.
- 20 中國地質學者之責任，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會刊第五期，1931。
(曾世英同著)川廣鐵道路綫初勘報告，地質專報乙種第四號，1931。
- 22 Biographical Note,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10, Grabau Anniversary volume, P. iii, 1931.
- 23 A statistical study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idth-height ratio of *Spirifer lingu* and that of *Spirifer tschih*: Ibid vol. II, No. 4, 465—480, 1932.
- 24 and Grabau, A. W., The Permian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Permian classification, Report 16, Inter. Geol. Cong. Washington 1933, Reprint 1934, 1-14 figs. pl. I, Abs. in Pan-American Geologists, 1933, 1934.

25 and Wong, W. H. The Carboniferous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Mississippian and Pennsylvanian: *Ibid.* Reprint 1934, 17 pp. pl. 1. Abs. in Pan-American Geologists 1934.

26 Notes on the Records of Droughts and Floods in Shensi and the Supposed Decicaction of N. W. China
Geografiska Annaler 1933, Seven Hedin, 1935.

此外要認識丁先生對於地質學界的貢獻；一方面就是關於西南調查的結果，還待整理他的遺著；另一方面是他人根據他採集的化石研究出版的文字。丁先生對於研究古生物學提倡最力。在地質調查所歸他主持出版「中國古生物誌」前後已印八十餘冊，其中根據他所得的材料的也有十二巨冊。這也不能不算他一種極有價值的功績。

丁先生對於明末那位徐霞客先生，推崇備至。他做的「徐霞客年譜」也算一部精心結撰的著作，不單是表彰先賢，對於地理方面，也有重要貢獻。原來丁先生和徐霞客稿有不少相似之點：一生不避艱險，兩人相同，是第一點；霞客遊跡遍國中，尤以自崇禎十年至十三年湘桂滇黔之遊為最久，丁先生前後入雲南凡三次入川黔桂亦各兩三次，是第二點；霞客窮長江瀟湘郴澗諸水源，和其他地理學上的貢獻，可和丁先生對於西南地質學上的貢獻先後媲美，是第三點；最奇者，徐霞客攜和尙靜聞同行，而靜聞遇病卒於南寧，民國十八年丁先生組織西南調查隊攜趙亞會諸君同行，而趙君遇盜卒於雲南，是第四點；徐霞客於靜聞死後，遵其遺言，攜其骨由南寧經黔入滇，凡行一年零二日，始瘞之於雞足山，丁先生於趙君死後，歸葬其骨，復親任其子教養，行必與俱，以至終身，兩人的義俠，古今罕比，是第五點。霞客和丁先生雖不同時，也真算得同志了。但丁先生的推崇霞客，還有別的用意：

他一面是爲外國人常說中國學者不能喫苦，要借他一雪此言；一面要借一個好模範來勉勵一般青年去做艱險的工作。他的「徐霞客年譜序」說：「今天下之亂，不及明季，學術之衰，又復過之，而青年之士，不知自奮，徒藉口世亂，甘自暴棄，觀先生之風，其亦可以自愧也乎。這才把他的主意說明白了。後來他最高興的一件事；就是有一種權利可以公然誇獎中國的青年如何勇敢，又如何盡職，像趙亞會君在雲南遇盜，王恆升君在滿洲里被扣等事，雖然說來還帶幾分沈痛，但他總是稱道不絕口的。這就可以見得他獎掖後進之如何努力了。

當初丁先生還有一個志願；就是要把全中國百萬分之一的地質總圖儘先製成出版。記得他當時對我有幾句豪語：這件事有兩三個人可以擔任得了的，就是由北至南，一人走西路，一人走東路，還有一人走中路，不出數年，便成功矣。他自己想擔任的，當然是比較艱難的西路。我當時只是欽佩他的豪爽和勇敢，也只有丁先生敢說這句話，只有丁先生說這句話可以毫無愧色。後來雖因環境關係和他種研究問題，不能集中力量到這方面去，但照現在的趨勢，我想中國的地質總圖遲早要在萬國地質總圖裏占一重要位置，使丁先生這個最初志願完全達到爲止的。

我和丁先生初次在北京見面，是前清末年，即民國的前一年。那一年，丁先生初從歐洲載譽歸來，只不過二十四歲的一位少年，一副英英露爽的眉宇，和一種真誠坦率的態度，一見便知道他是一位才德兼優的人，已使我撥動了一種相見恨晚的情緒；何況那時候在中國要覓一位地質學界的朋友，還不像現在那樣容易，也許還沒有第二人，所以這次會面，在我個人一生中，是最有意義的，也最不能忘記的。後來聚散離合，原是人生常事，但總想不到他今年還不到五十歲，竟匆匆的一去不復返

我真要怪他：何以他只會彌補自己的缺憾，偏要使他的朋友對於他常常留着感想中無限的缺憾，這也真算得是他的缺憾罷！我還曾經向丁先生留下一個諾言，說：待你到五十歲那一年，我要寫幾首詩，恭恭敬敬的送給你。但是他竟等不到接受我的諾言了！我只好銜辛帶酸的寫幾句輓語，留作我對於丁先生永遠的追憶了！

認責任內無處可放鬆，治學然，治事亦然，識君以來，始信自強在不息；
數交游中惟真最難得，能讓易，能爭非易，從今而後，幾疑直道與偕亡！

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註一）

葛利普
高振西譯

——是先鋒，是熱心工人——

建造中國地質學之基礎，及擘劃其發展之途徑，丁文江博士實具最大之功績。博士之姓名，在地質學上所佔之位置，恐較在其他任何學術方面更爲重要。

丁博士心目中之地質學，極爲廣泛，範圍所及，非只構成地球之材料，如礦物及岩石等，且包容形成及改動此種材料之種種動力，以及其漸漸演變之程序。進而對於地球之形狀構造及經過歷史等全體，作爲研究之對象。於此，更涉及自亘古以來，地球陸面以上，及海水以內之生物焉。各種生物演進之程序，及足以影響其發展分佈之各種因素，如關於地理氣候及生物等，均在範圍之中。在中國推行此等工作，需要經過高等訓練之專門人才。造就此等專門人才之教育問題，在中國自屬第一要圖，而丁博士最早即獻身於此。（註二）

在歐洲科學思想發達以前，中國先哲對於地殼變動之基本性質，雖有明確之見解，而以後歐西竟超過遠東，蓋因能了解觀察與實驗之方法，足以改正哲學上之概說也。丁博士充分明瞭此種事實。發展東方科學，必須訓練調查與實驗之人才，且必須使此種人才在田野及實驗室之內工作，而其所尋求必須是先尋求事實。

丁博士與其他曾受國外訓練之領袖，均感覺此種教育工作之困難，丁博士乃運用其特有之能力以解決此科學教育問題。渠確認基本之科學訓練，必須在本國講授，於是需要適當之教師，渠自任相當

之課程，其他課程，若不能在留學生中選得相當人才之時，則請外國人士相助。爲求更高深及更專門之訓練，渠確認必須將中國學生送出留學。但第一條件，必須淘汰成績欠佳之學生，毫不姑息。惟其最適當者，方可予以留學之機會。

人才之訓練，不過爲事業之發端。研究之精神，必須確立。堅強之中心與重要之設備，必須創設。中國地質調查所之發展，在效能方面，能有今日之超越地位，實爲丁博士紀功碑之一也。次爲改組後之北京大學地質系（註三）最初亦由丁博士之計議，其中一切設計，均曾予以密切之注意也。

丁博士最初即感覺中國地質研究之困難在於地層內之化石知識之欠缺。此種化石，非特須搜集之，保存之而已，尤須予以科學之描述及說明。渠深覺此種工作之重要，因而籌畫刊物，專門記載與解證中國生物之遺跡。偉大之「中國古生物誌」刊行即爲實現此計劃。此四開本之專刊出版甚多，丁先生之意欲使此刊物較之其他國家之同類出版物有過之而無遜色。全誌共分甲乙丙丁四種：甲種專載植物化石，乙種記無脊椎動物化石，丙種專述脊椎動物化石，丁種則專論中國原人。第一冊之出版，距今不及十五年，而今日之各別專集，已近一百巨冊之多。此種大成績實非他國所能表現。

化石必需科學的採集，方有最大價值。丁博士功績之一，即爲訓練中國青年在地質學各方面從事實地調查工作。在大學中，渠均親自領導學生作野外實習。且曾兩次組織大規模之科學調查隊，對中國西南部地質作有系統之研究，並採集化石。其一次爲一九二八年廣西調查，一次爲一九三零年貴州之行。渠曾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調查雲南，又加上述兩次調查之結果，遂造成吾人對於中國西南部古生代地層知識之基礎。古生物誌之根據彼等所得之材料者，已出版十二巨冊，計在兩千頁以上，附專

圖一百八十餘版。而即將付印，及尙在編著之中者，爲數尙多。

博士於親身担任調查工作之外，常派遣多數有訓練之中國青年調查中國各地，所獲材料極其豐博。搜集所及，幾包植物及動物兩界之全部，驚人之發現「北京原人」亦在其中也。

化石之研究，最初每託請外國專家。博士亦曾邀請數人來中國任此種工作（註四）。此在最初爲不得已。今者教育進步，中國青年對於此種研究多有優秀成就，其曾受歐美專門訓練之人，已能應付更困難之工作。近年刊行之專集，大多數均出于中國古生物學家之手。

丁博士與其他科學領袖人物均認爲，欲科學在國家社會之利益上能有高能之應用，純粹科學之研究實爲其最重要之基礎。然而丁先生對經濟地質及國內礦產之富源方面，亦未嘗忽視。記錄地動現象之地震台是其一例；另一例則有「沁園燃料研究室」（浙江金沁園氏及其後裔所捐建者）同爲地質調查所之重要且兼顧之設備也。地質之測量作圖，化石之採集，以及構造等變遷之推定，不過爲調查工作之一面。土壤調查，及其于中國農業上之應用，亦爲同等重要之事業也。在經濟方面，如煤炭儲量之調查及中國礦業之發展，而努力于周口店之開掘，則屬純粹科學範圍。二者均爲地質調查所所兼顧之工作。

丁博士爲中國科學界之最偉大人物之一，余所述不過其生平事業與功績之一部。丁君之爲人，非特具有過人之能力，且有遠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與勇氣，識見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實！

丁博士以超衆之才識與能力爲其祖國努力，從來不爲私圖。其生平最熱烈欣慰之事莫過于親見某一個青年之中國地質學者成就某一件有價值之工作而能與歐美之同類工作比美之時。丁博士之遠爾長

逝，科學界哀悼損失一個領袖，一個工作人員，一個主動之力量。博士之學生，博士之同事，與博士之朋友，又哀悼損失了文江這個「人」！

☆

☆

☆

☆

譯者附註

(註一)原著所述丁先生之事業與功績，每引地質調查所爲證。地質調查所之創設，爲丁先生等所努力之結果，且任首任所長有年，多所擘劃。近十餘年來先生辭去所長職務，由翁文灝先生主持其事。而丁先生任該所出版之古生物誌主編以至於今。且丁先生對於學術事業向具熱誠，而與翁先生之交情又極密切，故即在翁先生任期以內，丁先生對該所之一切籌劃與發展，隨時均有極大之助力。原著云云，讀者當不誤會。

(註二)民國初年，丁先生等創設地質調查所，惟工作人才缺乏，乃于民國三年北京大學地質系停辦期間，借用該校之設備與校址，設立地質研究班，五年畢業，担任調查工作。其成績優良者逐漸抽送留學。今日中國地質界之巨子，如謝家榮，王竹泉，葉良輔，李捷，譚錫疇，朱庭祐，李學清諸先生，均當時之學生也。

(註三)北京大學之地質系創設于光緒末年之京師大學時代，後因故停辦。地質研究班畢業之後，先生等主張教育與調查研究事業應分工合作，因建議北大恢復地質系，任造就人才之責。調查所則專司調查研究工作。當承蔡元培先生之同意，于民國七年正式恢復地質系。民國九年丁先生爲研究中國化石起見，聘請世界第一流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葛利普先生來華，在調查所領導古生物

學之研究。但爲訓練青年計，同時復請葛先生在北大教書。今日之中國古生物學家，如孫雲鑄，楊鍾健，斯行健，黃汲清，張席禔，樂森瑋，田奇儁，朱森，陳旭，許傑，計榮森等，直接爲葛先生之高足，而間接爲丁先生之培植。十九年蔣夢麟先生回長北大，二十年聘先生爲地質學教授。五年來，課程改良，設備擴充，人數增多，及地質館之建築等，均丁先生與李四光等諸教授努力之結果也。

（註四）請外人研究古生物，葛利普先生實唯一重要之大員，見註（三）。

紀念丁師在君先生

謝家榮

丁師在君先生是地質學的大師，中國地質的創造者，他在事業上學術上的功績和貢獻，已由章師演羣及李學清黃汲清諸先生在本刊（地質論評）裏說得很清楚，毋須編者在這裏贅辭了。以這樣一個大師，竟溘然長逝，不克見到他所手創事業之發揚光大，這是如何遺憾！而在整個地質學術上說，又是如何重大的損失。

丁先生對於地質學是具有全部的興味的；倘使我們將丁氏發表論文，仔細檢討，就可知道他對於任何部份——地層古生物地文構造鑛產等等，都有重要的貢獻。丁氏在中國調查的區域甚廣，尤其對於西南如雲南貴州廣西等省，曾測製精密地質圖，惜乎天不假年，竟不克親視其刻苦經營的精美圖籍出版問世。丁先生對於古生物學造詣甚深，在民三地質研究所時代，他就是我們的古生物學教師；他發表的論文裏，有一篇是研究腕足類化石的文章。丁先生自始即注意應用地質，他本人調查過的鑛產很多，如川滇的銅，晉直遼熱贛諸省的煤和鐵，最後還是為調查湖南耒陽煤礦在寓所中煤毒暴亡。這也真算以身殉志的了。

丁先生的地質知識，雖然如此之博，他却不以此自滿，在北大當教授時，還很努力於礦物岩石的研究。他常常對我說：「生平對於地質學沒有十分專精的部份，（這是他自謙的話）以後想專做水成岩的研究，因為這在中國還是一塊未開闢的園地」後來因改就中央研究院職務，此項研究，始終沒有着手，真是可惜。

我們抱着「紀念先賢要繼續先賢的工作」一語，所以在這個紀念號裏發表的文章，多是丁先生生平興味所在，或研究未竟的各種地質問題。如關於地質構造者有章鴻釗先生所著的「中國中生代初期之地殼運動與震旦運動的異點」按中生代初期運動，亦即燕山運動第一幕，發動於三疊紀後侏羅紀前，是丁先生在雲南見到并最先提出的一個嶄新的問題。關於地層方面者有田奇僑先生之「中國之豐甯紀」及楊鍾健先生之「三門系之歷史的檢討」，豐甯紀就是下石炭紀，在我國西南及湖南等省特別發育；本紀地層時代的確定和層序的劃分都是丁氏之力。三門系是新生代地質中蓬蒂系以後黃土期以前的一個代表名詞，經丁先生於民國七年在陝州三門地方最先發現。關於西南地質的文章，本期收集尚不如預期之多，因為在西南做過多次工作的黃汲清王日倫諸先生，都尚在野地調查未回；但我們很徵倖得到尹贊勳先生的「雲南地質研究的進展」及李捷先生的「廣西羅城黃金寺門附近地質」。尹先生將中外專家研究雲南地質的經過和結果，做一個總述，其中關於丁先生的路線和貢獻，敘述格外清楚。尹先生剛從雲南歸來，履印猶新，說來自易生色。李先生的文章是一篇關於廣西地層上構造上的重要貢獻。對於丁先生西南地質的結論上頗多相互印證的地方。純粹古生物的研究有馬廷英先生的「造礁珊瑚與中國沿海珊瑚礁的成長率」這是馬先生多年研究的結晶，全文將由中國古生物誌發表。馬先生於去年衝丁先生之命，獨赴瓊州海島，採集珊瑚并觀察其成長的狀況，可見丁先生對於這種研究，也是非常熱心。末了講到經濟地質，有葉良輔先生的「研究浙江平陽礬礦之經過」孟憲民先生的「箇舊地質述略」譚錫疇先生的「四川岩鹽及鹽水礦床的成因」王竹泉先生的「井陘北部煤田地質」及編者的「中國之礦產時代及礦產區域」。平陽礬礦研究是丁先生獨力主持的，其經過情形葉先生

文章裏說得很明白。簡舊地質調查也是丁先生所發起，承孟先生在剛從雲南歸來喘息未定的當兒，寫一個節略。譚先生是我國的『四川地質通』對於石油鹽礦更有深刻的研究，雖然理論方面容或有與丁先生及其他地質學家意見不同的地方，但他收集材料的豐富，當爲任何人所不及。王先生的井陘報告，是一篇詳細研究煤田地質的模範作，編者一文裏所講到的地殼運動，有許多都是根據丁先生的結論。在本期裏發表的，還有翁文灝和盧祖蔭兩先生的紀念詩。翁先生在政務叢集之中，還分工夫做這樣纏綿悱惻情溢乎詞的好詩，一方面紀念故人，一方爲本刊生色不少，真是值得感謝。

丁先生前是不大照相的，所以在本期裏印的幾張相片，是異常珍貴的，此外還有一張旅行路線圖。丁先生在廣西調查的地點，黃先生文章裏說得稍欠詳細。茲經翁詠霓先生函詢桂省當局，纔知他研究過的礦產，共有下列各處：（一）遷江縣合山煤礦，（二）桂平武宣二縣鑛礦，（三）柳城羅城二縣煤礦，（四）貴縣天平山金銀銅各礦，（五）富川賀縣鍾山三縣錫礦，（六）賀縣西灣煤礦，（七）河池南丹二縣錫礦。

這次爲紀念號投稿的還有好幾位；如張席禔先生的『中國志留紀地層概要及其層位上之比較』袁復禮先生的『中央亞細亞的冰川』楊傑先生的『中國近代火山之遺跡』高振西先生的『喀斯脫地形論』這些問題都是丁先生時常與我們討論的，可惜爲篇幅所限，祇可留待第四期發表，這是編者異常抱歉的。

最後編者對諸師友爲紀念號惠賜鴻文，表示十二分的感謝！

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

黃汲清

丁在君先生爲吾國地質界先輩，素來主張實地調查，故曾經他考查過的區域甚廣，不但西南諸省爲其特別研究地方，即中國中部及北部各省亦到處有其足跡。又因他調查時講求精密，注重系統，所以他存留下來的記錄及圖件特別豐富，他所採集的化石及標本動輒以噸數計。但是他對於出版報告十分慎重，所以他已曾發表的地質論文比較不多，恐還不及他實地工作之十分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不但一般人對於丁先生在地質學上之貢獻甚爲隔膜，即地質界中人亦少有知悉他的工作詳情者。清受地質調查所長翁詠霓先生之囑與尹贊勳先生共同整理丁先生遺稿，在整理尙未就緒之前，很難作一有系統的報告，詳細的講他的工作。今暫就個人所知略述先生實地調查範圍及先生已出版各論文內容之大概。

實地調查區域及工作性質

(甲) 大規模的調查

(一) 雲南 丁先生第一次大規模的調查爲民國二至三年雲南之行。他從安南入雲南，當即赴箇舊看錫礦。隨至昆明，復北行實地考查，經富民，祿勸，元謀，過金沙江至四川會理。由會理折而東南行，再渡金沙江入東川府屬考查銅礦。復由東川東行入貴州威寧縣，又折而南，經宣威，曲靖，陸良而返昆明省城。綜其雲南四川之行，除研究東川會理之銅礦，箇舊之錫礦，宣威一帶之煤礦外，會作有路線地質圖，表示地層及地質構造，會特別研究寒武紀，志留紀，泥盆紀，石炭紀及二疊紀地

層，採取化石甚多，一部份已經地質調查所研究出版。先生工作一方面改正法人 Deprat 的錯誤，一方面建立滇東地層之基礎，爲後來調查之基。

(二) 廣西 先生於民國十七年赴廣西考查，所到各處均曾作地質研究，而於廣西中部及北部如南丹河池馬平遷江諸縣調查尤爲詳細，利用軍用地形圖，填繪地質，同時採取標本化石甚多。其工作性質除攷查南丹河池錫礦，及遷江一帶煤田外，特注重地層系統及地質構造，而於馬平石灰岩研究尤詳，馬平石灰岩之馳名全賴先生之力。

(三) 貴州 民國十八年先生組織西南地質調查隊，由重慶起同會世英王曰倫二先生南行，經松坎桐梓至遵義，由遵義西行經打鼓新場至大定，原擬大定會合趙亞曾黃汲清二人，突接趙遇匪被害耗，悲哀不勝，旋同會王黃三人東行至貴陽，旋又南行經都勻獨山荔波而入廣西南丹縣境，於是貴州工作與民國十七年廣西工作銜接。繼折而北行經平舟大塘返貴陽，由貴陽經遵義桐梓返重慶，於十九年夏返北平。此次之行爲先生平生最大地質旅行亦爲最後的大規模地質旅行。其所得結果對於地質學，礦產，地理學及人種學無疑的必有很大的貢獻。地質方面工作則沿途均繪有精細的地形及地質圖，對於地層研究尤一絲不苟，而於泥盆紀，石炭紀及二疊紀更有精細的透闢的考查。將來西南各省這三紀地層研究要以他的結果爲基礎。

(乙) 零星的調查 二十年來先生足跡遍國中，故所作零星的地質工作甚夥，今略舉其重要者如次：(1) 太行山內之調查。先生自歐返國爲民國二年，到北京任職後即同德人 *Solger* 教授赴井陘娘子關平定一帶考查煤田鉄礦并研究地質，又曾赴翼豫交界之磁縣六河溝一帶考查煤田地質。(2) 北平西

山之調查。先生因久住北平故對於北平西山一帶地質會不時加以調查，葉良輔先生之「西山地質誌」一書即在先生與翁文灝先生指導之下出版者。(3)南京山地及蘇皖浙三省界上之調查。此為先生重要工作之一，其調查結果及歸納理論均載所著 *Geology of the Yangtze Estuary Below Wuhu* 一書中。(4)山西三門系之研究。此為先生重要發見之一，作有剖面圖，在安特生先生所著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 一書中。(5)蔚縣廣靈陽原煤田之調查。此項調查乃與張景澄先生合作，已在地質彙報第一期中出版。(6)宣化龍關之調查。除地質考查外，他對於龍關之鉄鑛及宣化一帶之煤鑛均有研究。(7)大同煤田之調查。(8)北崇煤田之調查。(9)鶴立崗煤田之調查。(10)山東中興煤鑛之調查。(11)萍鄉一帶之調查。除考查萍鄉煤田外。先生曾研究石炭紀及二疊紀地層。(12)湘潭耒陽煤田之調查。此為先生最後之地質調查，亦為先生致病之因。

已出版的地質論文

1915—*Tungchwanfu, Yunnan, Copper Mines. Far Eastern Review, No. 6.* 此文有地質附圖及照片，文內東川一帶之地形，地質，鑛牀性質，開鑛歷史及如何改良行政如何施用新法等。

1919—蔚縣廣靈陽原三縣煤鑛地質（與張景澄同作），地質調查所地質彙報第一號。

1919—*Report on the Geology of the Yangtze Estuary Below Wuhu. Whang-Poo Conservancy Board, Shanghai Harbour Investigation, Ser. 2.—General Data, Rep. No. 1.* 此文內有着色附圖一，相片及插圖甚多。文內對於地層作綜合的及分區的討論，對於地質構造則首述江南山嶺與秦嶺及南嶺之關係，繼言各部之特殊結構并及地殼運動之時代。地文方面則對於地殼之升降，氣候之變遷，河流之生成，均有精到之理

解。而對於揚子江之出口問題及三角洲之生長，尤有獨到之見解。

1921—揚子江下游最近之變遷——三江問題。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年刊第一期。

1922—The Tectonic Geology of Eastern Yunnan. *Congres Geologique International, Comptes-Rendus de la 13me Session, Belgique*, P. 1155. 此文略述雲南東北部之地質及地質構造。

1923—Note on the Gigantopteris coal series of Yunnan in A. W. Grabau: *Stratigraphy of China*, Pt. I, Pp. 390-3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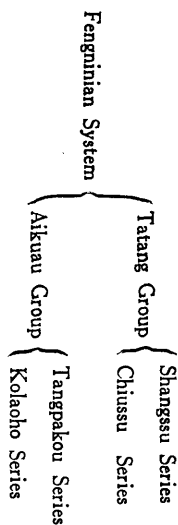
1923—Geological Sections in J. G. Andersson: *The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 *Mem. Geol. Surv. China*, Ser. A, No. 3.

1929—The Orogenic Movements in China.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8, P. 151 (Presidential Address). 此文搜集中國各地所得有關造山運動時代之事實而作不偏之討論，其結論謂中國造山運動分 Caledonian, Hercynian, Yenshanian 三個重要時期，而後者又分三個 Phases.

1931—中國地質學者之責任。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會刊第五期。

1931—Biographical Note. *Bull. Geol. Soc. Chihai*, Vol. 10, Grabau Anniversary Volume, P. 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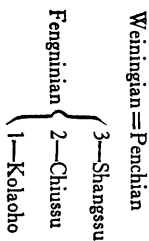
1931—On the Stratigraphy of the Fenginian System. *Ibidem*, P. 31. 此文總述貴州廣西的下石炭紀地層及其化石而作下面重要結論••



1932—A Statistical Study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idth-height Ratio of Spirifer tingi and that of Spirifer hsieli—Bull. Geol. Soc. China, Vol. 11, P. 405. 此文用統計學方法定兩種石燕之區別。此種方法亦可應用於他種古生物之研究。

1933—The Permian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Permian Classification (with A. W. Grabau). Report of the 16th 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 Washington. 此文中先生討論中國各部二疊紀地層之彼此關係及其分類，結論謂中國南部二疊紀可分三系，下部二疊紀為馬平系，中部為陽新系及樂平系，上部為夜郎系。此分類與黃汲清之分類略有不同。

1933—The Carboniferous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Mississippian and Pennsylvanian (with A. w. Grabau), Ibidem 此文總論中國各地石炭紀地層之關係及其分類。將中國石炭紀分為••



1935—Notes on the Records of Droughts and Floods in Shensi and the Supposed Desiccation of N. W. China.
Geografiska Annaler 1935, Sven Hedin. 此文討論陝西省氣候變遷問題。結論否認該地氣候由潮溼變乾燥
之理論。

「丁文江先生地質調查報告」編後記

黃汲清

「編輯緣起」 民國二十五年春，丁文江先生逝世不久後的一天，中國地質學會理事會開會。在討論會務時，大家談到如何整理丁先生遺稿的問題。因爲丁先生是地質調查所（現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的首任所長，並且二十年來一直與該所保持連繫，大家很自然的決定把這整理遺稿之重任交到地質調查所；又因爲丁先生的材料大部份是關於雲南貴州兩省的，所以整理的人最好是自己會到過雲南貴州，或對於這些材料之內容很熟悉。尹贊勳曾經在雲南作過長期的調查，而且那調查計劃大都是丁先生代擬的；黃汲清是丁先生組織的「西南地質調查隊」之一員，對於西南地質問題會不斷同丁先生討論。所以理事會同人的意見，要把整理遺稿工作交尹黃二人負責，二人當時對這項工作也是默認了的（二人亦出席理事會）。記得那時理事會主席是翁文灝先生，亦是地質調查所的所長。二十六年夏中日戰事突起，地質調查所隨即西遷。在那幾年中，尹贊勳先在江西服務，後返中央地質調查所任副所長；黃汲清先亦公務繁忙，繼又赴甘肅新疆調查，所以兩人都無暇顧及丁先生遺稿之整理。三十年春李四光先生來北碚講學（那時地質調查所在北碚），便中曾向黃汲清提及整理丁稿的事情，並且說丁先生的兄弟文淵先生也會向他談過這件事，他們都希望負責整理的人能早點把遺稿整理出來。汲清個人亦覺負責太久，應從速償還，隨與尹君商議開始整理工作，同時寫信告訴李丁二先生。記得丁先生曾爲此事特來北碚相訪，並會約地質調查所所長李春昱先生及周贊衡先生一起洽談，對於編輯方法和出版方式等問題都會討論到。編輯工作就在那年五月裏正式開始。

「丁先生遺稿的範圍」 丁文江先生遺下的科學材料，除有關人類學的由中央研究院吳定良先生整理外，全部交黃汲清保管。此種材料甚爲豐富，裝滿一大木箱；這箱子從南京搬到長沙，從長沙搬到重慶，北碚，內容一直沒有動過（中間也有兩次開過箱，一次是由計榮森先生經手的）。不過材料大部零星散亂，雖曾經尹贊勳黃汲清先後予以清點，還是沒有確定一個分類系統來。大體說來，遺稿材料可分四種：一是野外筆記，日記，標本登記，地形地質圖件等，這是最原始資料，所以最爲可貴；二是已經編成的路線敘述，區域描述（大部是英文），地質圖幅，地質剖面等，這其中只一部是經丁先生親自校對修改過的；三是其他學人根據丁先生所得材料而撰成的論文和報告，各地化石表亦在此列；四是各地各種照片，其中大部是關於雲南的，一部是丁先生遊歷各地時的風景片，因爲目前印刷困難，故全部保留以待將來擇要付印。此外還有一些與地質無關的旅行筆記和遊記，由於丁文淵先生的請求都交給他去整理去了。

丁先生做事十分系統化，在調查地質的時候尤然。每次出去一定有筆記，有時除地質記錄之外還有日記，標本登記，氣象和經緯度測定記錄等等。可惜他的筆跡一般都很潦草，並且鉛筆記的東西，年多月久，難免模糊。因此，整理他的筆記有時確是一件麻煩的事。現在我們不妨把他的野外記錄的範圍簡略的報告如下。

民國元年滇黔之遊：這次是普通旅行性質，關於地質學的記錄很少，非地質部份已大半在「漫遊散記」裏發表過了。

民國二十年正太鐵路沿線調查：這次是同梭爾格和王錫賓在一起。丁先生的記錄很少，所成圖

件也異常豐富。他們三人的報告早在「農商公報」上出版，今又重印一次，並且加印一部份地質圖和英文路線敘述。

民國三年雲南之行：這是丁先生初期工作的最重要者，所得標本化石以及野外記錄等十分豐富。丁先生原想根據這些材料做一篇有聲有色的文章，終以事冗不果。我們在本書裡發表的都是一些事實記錄。

民國四年春直隸山西邊境之行：此行經西山齋堂以達蔚縣廣靈一帶，一部份結果已在地質彙報第一號發表。其他記錄都很零星，頗難予以整理付印。

民國四年三次北京西山旅行：前兩次在秋天，後一次在冬天（十二月）。紀錄很零星。

民國四年山東之行：此行在十一月中，即在第三次西山旅行之前，會到泰山和徂徠山一帶，調查嶧縣棗莊煤田可能即在此時。

民國四年底至五年初皖南浙西之行：此行對皖浙邊境地質頗有貢獻，結果記載在「揚子江下游之地質」一書中。

民國六年春河南六河溝之行：為時甚短，所得材料很零星。

民國六年春湖南江西之行：此行主要目的在調查萍鄉煤田和上株嶺鐵礦，關於後者丁先生有簡報在「中國鐵礦誌」發表。

民國七年山西大同之行：野外工作時間只兩三天。

民國七年豫晉邊境黃河兩岸之調查：此行發現三門系及其動物羣。結果見安特生著「中國北部之

新境界」。

民國十年熱河北票之行：此行專為研究北票煤田地質。

民國十一年熱河之行：丁先生從北京到承德，來回走了一趟，沿途察看地質。

民國十一年後丁先生的野外記錄就沒有保存，大概在這幾年裏他也很少作地質旅行，直到民國十七年才有廣西之行，十八年才有西南地質調查隊之組織，這兩次都是大規模的調查，十八九年間的工作是他生平最得意而且是最後一次的工作。兩次重要結果都記錄在本書中。可惜丁先生死得太早，否則他一定能根據廣西貴州的調查結果發為議論，寫出洋洋洒洒的絕世妙文。

此外，大家都知道丁先生在北京大學講普通地質的時候，曾經準備下頂豐富的教材，除去許多採自本國的地質現象的圖件外，似乎還有英文講義。後者經編者多方搜尋不得，而前者雖還有一部份存放在地質調查所圖書館，因非丁先生的創作，故沒有付印於本書中。

「編輯工作的分配」丁先生所遺材料太多，故編輯工作決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任，今將擔任工作人員題名於下。

雲南材料（包括會理威寧部份）：由尹贊勳主編，邊兆祥協助。張續綿繪圖（一部份圖件之清繪由朱典禮，白著彬，吳經舟三人分別擔任），車溢湘打字。

四川貴州廣西材料：由黃汲清主編，秦彙協助。吳濟舟繪圖（此部清繪工作最為繁重），張務聰亦參加一部份工作，打字亦為車溢湘。

其他材料（包括太行山及中興公司部份）：由黃汲清主編，張務聰繪圖，韓文蔚打字。

此外黃汲清的四川雲南貴州邊境調查材料，因是丁文江先生西南地質調查所工作的一部份，也趁此機會予以編輯發表。

丁先生著作散見於各雜誌者甚多，原想請高振西君撰一著作目錄，後因高君去北平，這樣工作改由譚義容君擔任，又因參考書之缺乏，譚君亦只能編一地質著作目錄，今附印於書末。

「籌款與付印」 民國三十五年春編輯工作告一段落。那時正中書局方面向汲清表示，很願承印此種著作，並只要求收取少數製版費。不幸上海物價狂漲，正中不敢冒然接受，丁稿的印刷不得不延期。直到同年十月間，經李春昱丁文淵兩先生與汲清三人詳商後，方決定把稿子帶到北平去印，印刷費用則由李丁二先生向各有關係機關募捐。又因物價繼續上漲，才決定一面募款一面付印的辦法。十二月底把文稿交北平友聯中西印字館排印，圖稿亦於同時交和記印書館製版。

印刷這樣一部巨著，在印刷進程中，需要經理的事務必定甚多，舉凡編稿，校稿，製版，校版，乃至買紙，送紙，付款，記帳等等瑣事，勢將紛至沓來，決非一人所能勝任，所以除汲清個人長任北平主持印刷外，並由地質調查所抽調會鼎乾周慕林二君去平協助。同時商得北平分所高平所長同意，在分所借大辦公室一間，供黃會周三人工作之用，另聘繪圖員高維祜一人幫同料理製版事宜。

校對製版工作最為繁重。文稿之校對最初由汲清負責，到廣西稿子印完後，因汲清急於南返，就把工作交給會鼎乾君。會君十分謹慎，在汲清已抵京後，還把貴州稿子中之化石表和汲清著之「四川雲南貴州地質初勘」稿子之全部航空郵寄來京校對。地質圖之着色分版是全部工作中最困難之一部，幸得周慕林君協助，進行頗為順利；汲清南返後是項工作就交周君主持。

一部巨著不能不有索引。會周二君既夜以繼日，忙於印刷，實再無餘暇編製索引。汲清乃與北京大學地質系主任孫雲鑄先生商妥，由系方撥事務員趙連璧君擔任此種工作（趙君曾任葛利普先生打字員多年）。

「道歉與致謝」編者對著者的原稿雖力求「存真」但在不得已的時候，亦略有刪改；因此可能有失去著者原意之處，這是不能不聲明的。著者野外記錄內容實較本書所記載者為多，因其中一部過於零亂，一部字跡太潦草無法讀出，不得不予以刪去。這是編者應向死者道歉的。

這樣一部巨著，不由著者自己主編，而由他人代庖，而且編輯和協助編輯的人先後不下二十位，由此可見書中不洽人意之處必定甚多。最主要的為編輯方法之不一致，地名人名用法辦法之不一致，化石名稱寫法之不一致等等，都是編者明明知道而來不及改正的。又因為要趕印，故校對上的錯誤尤不能免。凡此種種，其責任多應由汲清負之。

在本書編印過程中，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李春昱先生賜予各種方便；在北平印刷時期中，中央地質調查所北平分所所長高平先生協助特多，並慨允加雇繪圖員一人助理製版；北京大學地質系主任孫雲鑄先生慨允打字員趙連璧君編製索引；編者藉此機會均表示十二分謝忱。北平和記印書館主持人石承忠君在附圖製版時，能本事事求進步的精神和編者虛心研討；北平友聯中西印字館經理劉實枝君也能本同樣精神接受編者對印刷方面的意見；本書能在短期內印製完成，而且成績尙屬滿意，石劉二君的功績是不可埋沒的。最後編者對同事會鼎乾周慕林二君的負責到底始終如一的服務精神表示衷心的感佩；沒有他們的協助印刷工作是決不能如此順利完成的。

在文稿付印之後，適得翁文灝先生寄來英文稿「丁文江傳略」一文，這正合編者的需要，乃以置於卷首，並向翁先生致謝。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十二日黃汲清記於南京。

丁在君先生對於中國地理學之貢獻

張其昀

拙著「近二十年來中國地理學之進步」一文，於丁文江（字在君）先生之著作，已按其性質，分類敘述。丁先生學問極博，興趣甚廣，僅就地理學而言，自地圖學，地文學，人類地理，經濟地理以至歷史地理，地理學史各門，均有新猷之研究，與獨特之貢獻；足以啓後學之心智，立撰著之標準。而其爲人，胸懷灑脫，古道熱腸，凡與之接觸者，莫不獲有深刻難忘之印象。不期年未五十，遽歸道山，大師凋零，曷勝愴悼。茲復作一簡單年表，以實本刊，藉誌景仰之意。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先生年二十四歲

是年先生自歐洲留學回國，首作西南諸省之旅行，由安南至雲南，經貴州湖南抵北平。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二十六歲

先生奉農商部命考察地質，由山西至雲南，先後十四月，是爲中國自行調查地質之始。又先生與章鴻釗先生共同提議地質研究所附設於北京大學，亦於是年開始授業，以章先生爲所長，聘翁文灝先生爲主任教授，爲現在多數從事地質及地文學者出發之始。先生則自往雲南作實地工作。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二十八歲

先生歸自雲南，先後二次長征，關於地理學之觀察，其後著有遊記，題曰「漫遊散記」。是年著雲南東川銅鑛一文（英文寫）載於遠東時報（Far Eastern Review）同年十一月號。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二十九歲

地質調查所正式成立，隸屬於農商部，先生任所長，以地質研究所卒業生任調查員，民國十一年以後翁文灝先生繼任所長，先生仍任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該所為我國自然地理學之發祥地，貢獻極多，而先生為其創辦者。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 三十二歲

先生著揚子江下游之地質一書。由上海滬浦總局出版。（原用英文發表，題為 *Geology of Yangtze Estuary Below Wuhu*）先生嘗從二千年來江浙沿海新城設立先後之時期及海塘之歷史，推究海岸之變遷，於有史以來大江三角洲之發展，推闡甚詳，其結論謂江蘇海岸六十年來向外伸展一英里，與海定施丹君（*H. von Heidenstam*）從水理學研究之結果相契合。是年地質調查所地質彙報第一號出版，以先生所著蔚縣煤田報告冠其首，先生又述該所七年來之經歷以為序。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 三十三歲

地質調查所地質專報甲種第一號北平西山地質誌之出版，於地形地質測勘甚詳，編輯者葉良輔君，參與調查者十三人，而盡督率指示之力者，實為丁翁二先生。是年又與翁先生合著鑛政管見，附修改鑛業條例意見書，自識云，右書作於民國七年，時正奉派赴巴黎參與和議事，以原書中言外資輸入之利害甚詳，足供當局之參考，故附印於此。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 三十四歲

丁翁二先生合編中國鑛業紀要，所載統計數目始自民國元年。此書為第一次紀要，其後由謝家榮侯德封二君繼續編纂，已出之第四次。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 三十五歲

梁任公先生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引先生言不少，如云與吾友丁文江談，乃知霞客未曾到西藏，蓋雖有游藏之志，因病不果，從麗江折歸，越年餘而逝。是年先生與翁翁先生等發起中國地質學會，刊行中國地質學會會誌，會址附設於地質調查所，二十三年在南京欽天山麓新置會所。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 三十六歲

先生著「中國歷史與人物之關係」一文，載於科學雜誌，將自漢以來歷史上有名人人物之籍貫，依省界排列，以觀察歷來各地文化盛衰消長之勢，為應用統計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地理之創舉。是年先生又為申報館五十週年紀念，特撰最近五十年之礦業一文，於我國新法礦業之史料，詳加整理，載於最近之五十年。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 三十七歲

謝家榮君著地質學一書，謝君乃先生高足弟子，為作序言，許為教科書中之創著。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 四十一歲

先生重印徐霞客遊記，又撰年譜，與遊記同印，互為考證，並為之按記插圖，以為讀遊記者之助。先生謂霞客之遊非徒游也，欲窮江河之淵源，山脈之經絡也，此種求知精神乃近百年歐美人之特色。其工作之忠勤，求知之真摯，與觀察之精確，可為地理學者之模範。「江源考」一文為霞客生平最有系統之文，知金沙江為揚子江上源自霞客始，亦即霞客最重要之發現也。是年丁翁二先生合著中國官辦鑛業史略出版，據翁先生題記「此稿由丁君作於民國五年，嗣於七八年間稍為補正，十年以

來中央及各省政局屢變，檔案難全，經過情形恐難盡考，爰檢舊稿付之剞劂，言鑛史者當有取焉。」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 四十二歲

先生著「廣西僮語之研究」一文，載於科學雜誌，自稱民國三年在雲南調查地質，對西南人種隨時略有研究，十七年在廣西柳州記錄僮人語言八十餘字，此篇證明廣西僮語與雲南爨人（俗名擺夷）所操之禪語屬於同一語系。是年丁翁二先生著外資鑛業史資料出版，此編資料係民國五六年所編集，至是年始印行，所述各鑛在中國經濟史上皆有重要關係，足以資鑛政參考之助。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 四十四歲

先生與曾世英君合著川廣鐵路沿線初勘報告，載於地質調查所地質專報。此係先生受鐵道部之託所作具體計畫，川廣鐵路自四川重慶起，縱貫貴州廣西，至廣東廣州灣，共長一千四百公里，為西南一大幹線，是書於川黔兩廣之經濟地理，根據實地考察，有扼要之論述。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 四十五歲

先生陸續發表其漫遊散記於獨立評論週刊，自言：「這二十年來因為職務的關係，常常在內地旅行，二十二省差不多都走遍了。旅行的途中偶然也有日記，但是始終沒有整理，現在把其中比較有興趣的事情，摘錄出來，因為次序沒有一定，事實上不能聯貫，所以叫做散記。」是文於西南諸省地形、水道、民族、鑛業等，皆有科學之解釋，而說明人地之關係，實為新式遊記之模楷。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 四十六歲

先生與翁文灝曾世英二先生合纂中國分省新圖，由申報館出版，供中等學校教學之用。此圖為中

華民國新地圖之縮本，用等高線及分層設色法表示中國地形，開我國教育用地圖集之新紀元。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 四十七歲

中華民國新地圖出版，此圖爲申報館六十週年紀念而製，丁先生創其計畫，翁先生定其體例，會先生任其工作。是圖編製時曾參考中外測量機關及今人所製地圖七八千幅，新近測定之經緯度數值一千餘點。自十九年冬始編，其間且編且製版，至二十二年冬全圖完成。新地圖之完成乃一絕大貢獻，可與世界最進步之地圖並列而無愧色。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 四十八歲

先生著陝西省水旱災之紀錄與中國西北部乾旱化之假說，載於斯文赫定七十歲紀念冊。（英文原題 *Notes on the Records of Droughts and Floods in Shensi and the Supposed Decadation in N. W. China*）此篇以竺可楨先生關於中國歷史上洪水大旱之統計爲根據。復參以陝西通志之紀錄，其結論謂陝西古來僅有濕潤時期與旱災時期之更迭，但未見有繼續乾燥之趨勢。又謂近年旱災之原因，不僅在歷年比較，雨量變率甚大，即同年份各月雨澤比較，亦極不均。旱災之造成往往由於雨澤之愆期，而不必爲是年雨量之過少。華北雨量不患寡而患不均。誠屬缺憾，然不能遽認華北趨於乾燥化也。丁先生之結論與近年氣象研究所關於古今氣候變遷研究所得之結果相符合。

先生又成爨文叢刊一書，由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印行，其自序兼載於地理學報第二卷第四期。先生前在雲南貴州搜集爨文（即爨僮）文字十一種，請羅文筆君（本係白保傑）用註音字母注音，然後用漢字對照直譯，再用漢文譯意，歷時三年始成此書。先生證明後漢書西南夷傳所譯載之白

狼文，爲俛俛文之前身，至少爲蠻文之一種（雲南通志普通稱俛俛爲蠻蠻）實爲極重要之發現。又謂俛俛文根本與漢文同源，但極早即與漢文隔絕，故不能見其直接關係。將來俛俛文研究進步，不但可以發現語言上之關係，（如否定詞爲𠄎，部落爲部𠄎，漢文至今相同。）即文字之源流殆亦可由此窺其消息云。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 四十九歲
先生歿於長沙。

丁文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

張其昀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動物學 此係商務印書館出版民國新教科書之一種，供中學校師範學校用。

調查正太鐵路附近地質鑛務報告書 此文與梭爾格 (Solger) 王錫賓二君合撰，載於農商公報一卷一期及二期，是年八月九月。惟無附圖，民國三十六年出版之「丁文江先生地質調查報告」將此篇重印，（頁二四五至二五四）並加印一部分地質圖和英文路線敘述以便檢讀。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雲南東川銅鑛 英文，原著題為 "Tungchwanfu, Yunnan, Copper Mines"。載於遠東時報 (Far Eastern Review) 是年十一月。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中國之煤鑛 英文，原題為 "The Coal Resources of China"。載於遠東時報是年一月。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揚子江下流之地質 英文，原書名為 "Geology of Yangtze Estuary Below Wuhu"。上海濬浦總局出版，汪胡楨君譯文，載於揚子江水道整理委員會月刊一卷一至三期，兼載太湖流域水利季刊一卷二至三期。

直隸山西間蔚縣廣靈陽原煤田報告 此文與張景澄君合撰，載於地質調查所地質彙報第一號，附英文節要。

中國之鑛產，英文原著題為 "China's Mineral Resources"。載遠東時報是年二月。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鑛政管見附修改鑛業條例意見書 是書與翁文灝先生合著，地質調查所單行本。

「北平西山地質誌」序 是書係葉良輔等所著，刊於地質調查所地質專號，第一號是年二月出版。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第一次中國鑛業紀要（民國元年至九年） 是書與翁先生合著，附英文。北京馬路石料之研究 載於農商公報七卷十一期，是年六月。

揚子江下游最近之變遷——三江問題 此篇演講由趙國賓君記錄，載於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會刊第一期，是年十月。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雲南東部之構造地質 英文，原著題為“The Tectonic Geology of Eastern Yunnan”，載於十三次國際地質學會報告書。（Congress Geol. Intern. 13me Session, Belgique. Comptes rendus fase 2, P. P. 1150—1106）

京兆昌平縣西湖村錳鑛 載於地質彙報第四號，附英文。

中國地質學會之目的 英文，原題為“The Aims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載於中國地質學會會誌（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前刊號，第一次常會紀事。

中國北方軍隊的概略 署名宗濬，載於努力週報第一期第二期，五月七日及十四日。
中國直兩軍的形勢（附牽直戰爭區域圖） 署名宗濬，努力週報第一期，五月七日。
牽直戰爭真相 署名宗濬，努力週報第三期，五月廿一日。

廣東軍隊概略 署名宗濬，努力週報第五期，六月四日。

答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 署名宗濬，努力週報第六第七期，六月十一日及十八日。

忠告舊國會議員 署名宗濬，努力週報第九期，七月二日。

裁兵計劃的討論 署名宗濬，努力週報第十四期，八月六日。

湖南軍隊概略 署名宗濬，努力週報第十九期，九月十日。

山海關外旅行見聞錄 署名宗濬，努力週報第二十八期，十一月十二日。

違法的惡例 署名宗濬，努力週報第三十期，十一月二十六日。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最近五十年之鑛業 載於申報館出版最近之五十年。

重印「天工開物」始末記 載於努力週報讀書雜誌第五期，一月七日。

一個外國朋友對於一個留學生的忠告 署名宗濬，努力週報第四十二期，三月四日。

中國歷史人物與地理之關係 載於科學雜誌八卷一期，是年一月，兼載東方雜誌二十卷五期，及

努力週報同年三月。

蘭因河畔的悲劇 署名宗濬，努力週報第四十七期，四月八日。

玄學與科學 努力週報第四十八第四十九期，四月十五日及二十二日。

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勸 努力週報第五十四五十五期，五月廿七日及六月三日。

玄學與科學的討論的餘興 努力週報第五十六期，六月十日。

少數人的責任 署名宗濬，努力週報第六十七期，八月二十六日。

江西萍鄉上株嶺鐵礦 載於丁格蘭 (F. R. Tegengren) 中國鐵礦誌下冊頁二六〇至二七六，地質專報甲種第二號，是年十二月。

民國十三年 (一九二四) 中國地質學家工作之訓練 此係中國地質學會第二次年會會長致辭，載該會會誌第三卷第一期，第三次年會記事中，是年六月。

地質學序 地質學爲謝家榮君所著，商務印書館出版。

民國十四年 (一九二五) 四川會理之霞石正長岩 與翁文灝合著，載於中國地質學會會誌第四卷第一期，是年三月。

民國十五年 (一九二六) 民國軍事近紀 商務印書館出版。

徐霞客遊記 載於小說月報第十七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

民國十六年 (一九二七) 瑞典赫勒 (Helle) 「中國西南部之植物化石」之地層說明 載於古生物誌甲種第一號第二冊，是年十月，地質調查所出版。

民國十七年 (一九二八) 徐霞客年譜 是篇與徐霞客遊記同印，分上下二冊，附地圖一冊，商務印書館出版，卷首有重印徐霞客遊記及新著年譜序。又會以英文著徐霞客 (一五八六至一六四一) 探險家與地理家一文。

中國官辦鑛業史略 地質調查所單行本。

中國之三疊紀 載於葛利普著中國地層學 (Stratigraphy of China) 第二冊中生代第十章頁三七至五

二。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中國造山運動 英文，原著題爲“*The Orogenic Movements in China.*”載於中國地質學會會誌第八卷。

廣西僮語之研究 載於科學雜誌十四卷一期，是年一月。

外資鑛業史資料 地質調查所單行本。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川廣鐵道路綫初勘報告 此書與曾世英君合著，列入地質專報乙種第四號，附英文節要。

豐學系之分層 英文，原著題爲“*On the Stratigraphy of the Fenginian System.*”按豐學系屬中國下石炭紀地層，載於中國地質學會會誌第十卷。

葛利普先生傳 英文，載於中國地質學會葛利普紀念冊，（*The Grabau Anniversary Volume, in Commemoration of Dr. A. W. Grabau's 60th birth day and also his ten years work in China.*）原著題爲“*Biographical Note.*”

中國地質學者之責任 此篇演講稿載於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會刊第五期，是年四月。

評法國格蘭納著中國文化 英文，原著題爲“*La Civilization Chinoise.*” Paris 1929, English Translation 1930 載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是年七月。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丁氏及謝氏石燕寬高率差之統計研究 英文，原著題爲“*A Statistical Study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idthheight Ratio of the Spirifer tingi and that of Spirifer hsichi.*”載於中國地質學會會誌第十一卷。

川廣鐵道路綫勘查記 英文，與曾世英君合撰，原著題爲“*Reconnaissance of a Railway Line from*

Chungking to Kwangchowwan." 載於遠東時報是年六月。

漫遊散記 先生自述民國元年滇黔之遊，陸續登載於獨立評論自第五期起（本年六月十九日）八十一期止（二十三年一月十四日）。重要節目如下：（一）我第一次內地旅行，（二）太行山裏的旅行，（三）雲南箇舊錫礦，（四）雲南的土著人種，（五）四川會理的土著人種，（六）金沙江，（七）東川銅礦。

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的前途 載於獨立評論創刊號。是年五月二十二日。

日本的新內閣 獨立評論第二期，五月二十九日。

日本的財政 同前。

所謂北平各大學合理化運動 獨立第三期，六月五日。

所謂剿匪問題 獨立第六期，六月二十六日。

中國政治的出路 獨立第十一期，七月三十一日。

假如我是張學良 獨立第十三期，八月十四日。

抗日剿匪與中央的政局 獨立第十九期，九月二十五日。

誤人的地圖 同前。

自殺 獨立第二十三期，十月二十三日。

廢止內戰運動 獨立第二十五期，十一月六日。

日本的財政 獨立第三十期，十二月十一日。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中國分省新圖 與翁文灝會世英二先生合纂，上海申報館出版。

假如我是蔣介石 載於獨立評論第三十五期，本年一月十五日。

蘭州的教育慘案與開發西北（通訊） 同前。

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 獨立第卅七期，二月十二日。

我所知道的朱慶瀾將軍 獨立第三十九期，二月廿六日。

給張學良將軍一封公開的信 獨立第四十一期，三月十二日。

評論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黨員 獨立第五十一期，五月二十一日。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中華民國新地圖 與翁文灝會世英二先生合纂，上海申報館出版。

中國之二疊紀及其在二疊紀地層分類上之意義 英文，與葛利普先生合著，為提出第十六次國際地質學會之論文，原著題為“The Permian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f Permian Classification.” 載於國際地質學會報告書。（Reports of XVII 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 Washington 1933.）

中國之石灰紀及其在密士失必與本薛文尼二系地層分類上之意義 英文，與葛利普先生合著，亦為提出第十六次國際地質學會之論文，原著題為“The Carboniferous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the Classification on the Mississippian and Pennsylvanian.” 載於國際地質學會報告書。

徐君光熙行述 載於中國地質學會會誌第十三卷。

蘇俄旅行記 陸續登載於獨立評論自一〇一期起（本年五月二十日），一七五期止（二十四年十一月三日）。

公共信仰與統一 大公報星期論文，一月十四日。

我所知道的翁詠霓 獨立第九十七期，四月二十二日。

我的信仰 大公報星期論文，五月六日，兼載獨立一〇〇期，五月十三日。

實行統制經濟的條件 大公報星期論文，十二月十八日，兼載獨立一〇八期，七月八日。

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 大公報星期論文，十二月十八日，兼載獨立一三三期，十二月三十日。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陝西省水旱災之紀錄與中國西北部乾旱化之假說 英文，原著題為

“Notes on the Records of Droughts and Floods in Shensi and the Supposed Dedication in N. W. China”. 載於斯文
赫定七十歲紀念冊。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Observational Error in Measuring Stature, Span, and Sitting-height upon the Resulting
Indices.” 英文，載於慶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

藝文叢刊自序 載於地理學報第二卷第四期。（叢刊原書不久由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央研究院之使命 載於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二期，一月十六日。

中國中央研究院之科學工作 英文，原著題為“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a: The Academia Sinica.” 載
於英國自然周刊 (Nature) 八月十日。

我國的科學研究事業 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對全國中等學校學生演講，載於申報本年十二月十八
十九兩日教育播音專刊。

再論民主與獨裁 獨立一三七期，二月三日。

現在中國的中年與青年 大公報星期論文，三月二十四日，兼載獨立一四四期，四月一日。
科學化的建設 獨立一五一期，五月十九日。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 大公報星期論文，七月二十一日，兼載獨立一六三期，八月十一日。

實行耕者有其地的辦法 大公報星期論文，十月十三日。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中國之近代科學 載於亞細亞月刊（*As. J.*）本年二月號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雲南箇舊附近地質鑛務報告 此係先生遺著，由尹贊勳整理，列為地質專報乙種第十號，是年一月。

雲南馬龍曲靖之寒武紀及志留紀地層 此係先生遺著，與王曰倫合著，由尹贊勳整理，載於中國地質學會會誌第十六卷丁文江先生紀念冊。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丁文江先生地質調查報告 是書為民國二年至民國十九年先生在冀晉魯滇桂黔川各省實地考查結果，附插圖四十四，圖版四十五，由黃汲清整理，是年六月中央地質調查所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現代文庫第三輯

丁文江先生

定價

(外埠酌加匯費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翁文灝 等

編輯者 張其鈞

發行人 徐公肅

發行所 華夏圖書出版公司
上海九江路二一九號

印刷者 華夏圖書出版公司印刷廠
上海丹陽路一四〇號

錄目輯三第庫文代現

政治與道德
中國文法
元曲選粹
柏格森
丁文江先生
民族學要旨
聯合國文教組織
T. V. A. 略說
圖書館學
宋人法書選

謝幼偉
鄭奠麟
諸葛麟
張蔭麟
翁文灝
劉文灝
馬同儼
張其同
沈學植
國立浙江大學
史地教育研究室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1 9266B